

《魔幻玩具铺》的女性主义叙事学分析

蒋天平, 胥文玲^①

(南华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衡阳 421001)

[摘要] 文章以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为依据,对《魔幻玩具铺》的叙述声音和叙述视角进行分析,具体剖析安吉拉·卡特在该小说中对叙事元素的独到应用,以此阐释其是如何颠覆男性话语,建构女性叙事权威,以折射其性别政治的。并试图挖掘卡特强烈的女性主义意识。

[关键词] 女性主义叙事学; 叙事模式; 叙述声音; 叙述视角; 《魔幻玩具铺》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3)03-0116-04

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女性主义叙事学是西方后经典叙事学发展的前沿理论,是结构主义叙事学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相融合的交叉学科。它在理论上吸取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立场和观点,引入经典叙事学的方法和规则,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话语”研究提供了科学、客观的理论体系,避免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政治色彩和批评主观性。在文本分析实践上,运用“声音”作为批评的切入点,将社会身份的声音和叙事形式的声音结合起来的分析方法赋予叙述文本社会意识形态特征,从而更好、更深入地解析女性文本。多产作家安吉拉·卡特自我标榜为女性主义作家,其作品中必然隐含着丰富的女性主义思想。本文拟以女性主义叙事学对其小说《魔幻玩具铺》进行解读尝试。

一 叙事模式与声音权威

女性主义叙事学主要从叙事形式出发探讨叙事形式如何作用于性别政治,试图改变女性被客体化和边缘化的局面,对男尊女卑的男性政治和父权社会发出反抗的声音,建构女性意识。

叙事模式是指在叙事作品中用于创造出一个故事传达者(即叙述者)形象的一套技巧和文字手段。L·多莱泽尔根据故事的人称叙述,叙述者是否是行动的人物、叙述者的主观态度以及对人对事的评价、评论是表达出来还是含而不露这三条标准划分出六种叙事模式,即:第三人称客观叙事模式,第三人称评述叙事模式,第三人称主观叙事模式,第一人

称客观叙事模式,第一人称评述叙事模式,第一人称主观叙事模式。兰瑟在《虚构的权威》^[1]一书中根据叙述者与叙述内容之间的关系,探讨了三种叙事声音:作者型叙述声音、个人型叙述声音和集体型叙述声音。“作者型叙述声音”意指第三人称叙述,叙述者处于故事之外,受述者也往往是处于故事之外的读者大众。大体来说,这种叙述声音可等同于结构主义叙事学中的第三人称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个人型叙述声音”指故事的叙述者与主人公为同一人的第一人称叙事,可等同于结构主义叙事学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视角。而“集体型叙述声音”既可能是第三人称全知,也可以是主人公叙事,要么表达了一种群体的共同声音,要么表达了各种声音的集合。

《魔幻玩具铺》(1967)作为卡特的第2部小说,为她赢得了约翰·勒维林·莱斯奖,并奠定了她作为英国主流作家的地位。拉什迪将其称为“善良女巫”安吉拉·卡特的青春时代力作。该小说是一部关于一个充满活力和性幻象的青春期女孩的成长作品,是一部哥特式的成长童话,是一曲属于20世纪60年代的自我发现的欢歌。小说以即将成年的梅拉尼在镜前欣赏自己的女性身体作为开始。这个夏天,梅拉尼发现了她的美利坚,她触摸着感受着真实身体的存在,梦想着未来白马王子的到来。甚至她大胆地穿上妈妈的婚纱却致婚纱遭遇毁灭的命运。兰道太太正在织的黑色开襟毛衣预示了不祥事件的到来。噩耗传来,梅拉尼的父母遭遇车祸双亡,本就

[收稿日期] 2013-02-23

[作者简介] 蒋天平(1972-),男,湖南衡阳人,南华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

^①南华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没什么亲戚联系的梅拉尼一家不得不寄居于以制作木偶为乐的菲利普舅舅家中。从第2章开始,梅拉尼道别自己的家,带着弟弟妹妹踏上往舅舅家的火车。之后她认识了费因、弗朗辛、玛格丽特舅妈,也见识了残暴的舅舅,在玩具铺这“疯人院”中见证了一切的发生与毁灭,最后基瓦尔一家及梅拉尼一家终于在沉默中爆发,“蓝胡子”的城堡也在大火中毁灭。

叙事作品具有所述故事(内容)与叙事话语(形式)这两个层面,从“故事”层面看,《魔幻玩具铺》讲的是父母双亡的女孩子寄人篱下所见所闻所感的故事;“话语”层面上,《魔幻玩具铺》具有某种颠覆传统权力关系的力量。作者并未有公开刻意的女性主义立场,但参照作者在文本中对自我女性主体身份明显的认同及对女性自我从身体到精神的欣赏,作者的性别身份在客观上起着解构男性权威、建构女性权威的效应。

小说以“这年夏天,十五岁的梅拉尼发现了自己的血肉之躯”^[2]作为开始。从结构主义叙事学来看,小说采取的是第三人称全知全能的视角。在女性主义叙事学看来就是作者型叙述声音。作者型叙述声音是指一种“异故事”的,集体的并具有潜在自我指称意义的叙事状态。同时叙述者在这一章刚开始也暴露了视角的转换意图,“哦,我的美利坚,我的新大陆”^[2],由明显的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叙事转成为第一人称叙事。但此后在这一章里作者还是采取权威感比较强的第三人称全知叙事视角。从第二章开始,叙述者采取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和主人公的限制视角展开故事。即小说《魔幻玩具铺》采取了作者型的叙事声音,和第三人称全知视角与人物有限视角相结合的双重视角,并着重聚焦在梅拉尼身上,透过她的视角去看、去听、去思考。在这种叙述模式中,叙述者不是虚构世界的参与者,他(或她)与虚构人物分属两个不同的本体存在层面,就如同一个知道缘由的“能人”贯穿故事的始终,交代了梅拉尼一家的背景,梅拉尼的青春期幻想,以及父母亲发生意外之后搬到玩具铺之后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有的安排就如同天意,读者跟随叙述者的讲述去接受事情的发展趋向,去感知每个人物的性格特点,去同情,去憎恨。这样的叙述模式有助于作者叙事权威的建立,两种不同视角的完美融合,不仅克服了零聚焦的全知全能叙述视角的专断性,同时也弥补了内聚焦的第三人称视角的片面性。

同时,作者型的叙事声音模糊了叙述者的性别身份,事实上,文本中的叙事者一直处于无性别的状

态,只是其叙事的细微性以及对其女性的极大怜悯、同情及赞赏,越来越多地与作家的性别身份相重合,更加彰显该小说体现的女性主义意识。文本通过大量自由间接引语的运用,揭示了长相狰狞的菲利普舅舅的残暴性格,同时从中我们也发现叙述者的语言中包含着对女性极大的欣赏和同情,比如对玛格丽特舅妈的描写:在菲利普舅舅压迫下,她骨瘦如柴,在菲利普舅舅的呵斥下,她时常颤抖,而晚上基瓦尔一家在音乐中感受欢愉,她又是那么美丽。这两者形成鲜明对比,更加突出了菲利普舅舅的残暴和基瓦尔一家的和谐。叙述者的性别身份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攫取了男性权威,建构了女性权威。

二 女性声音再现,性别权威建构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曾将语言界定为存在的一种主要形式,即语言是存在的家,在《荷尔德林与诗的本质》中他认为语言是“最危险的财富”,因为“语言首先创造了一种危险的可能性”,而它的使命则是“在作品中揭示和保存存在者之为存在者”,“语言保证了——人作为历史性的人而存在的可能性”^[3]。即:语言决定人的存在。女性主义者将“声音”看作女性拥有社会身份的重要标志,是女性主义批评的身份和权利的隐喻,认为其表达了以女性为中心的观点和见解,意味着女性个人或群体作为实体的话语存在。“有了声音便有路可走。”^[4]

阴霾密布的玩具铺里对言说的控制“是性别本质主义的诱惑与强调性别操演之间的内在冲突”^[5]。在密布阴郁和沉默的木偶之家中,菲利普舅舅喜欢沉寂,梅拉尼一家与菲利普舅舅一家共用的第一顿早餐时间里也“自始至终笼罩着压抑的沉默”^[2]。在这个“疯人院”中,玛格丽特舅妈和其他成员都与真正的话语言说相距甚远。如玛格丽特舅妈从新婚之夜起成为哑巴,维多利亚在小说中尚未学会熟练运用语言,而乔纳森则整日在阁楼里痴迷于制造模型船。即除菲利普舅舅外,玩具铺中的所有成员实际上都已丧失了言说的权力。菲利普攫取了所有人话语权,从而攫取了这些人自我存在的权力。

不在沉默中死亡,就在沉默中爆发。颠覆残暴蓝胡子的统治,重新获得声音的战地号角即将吹响。小说中梅拉尼等人“用沉默寻找个体生命存在的意义,从而再次释放生命激情的火焰”^[6]。典型代表是玛格丽特舅妈。对于玛格丽特舅妈经历的描述更加彰显了叙事声音的性别。玛格丽特舅妈从新婚之夜起成为“哑巴”,她只能借助小黑板来“说话”,天天拎着脑袋过日子,平时着暗色衣服,只在丈夫要表

演木偶剧时稍加打扮一下。这是取悦夫权的表现。但梅拉尼在来到玩具铺的第一个晚上就发现了基瓦尔一家独特的欢愉,他们通过音乐与舞蹈的方式表达自己对自由和生命激情的内在诉求。直到文本最后,玛格丽特舅妈的一句“现在,一切都不同了”^[2]宣告了颠覆行动的开始,最终她与弟弟的乱伦爱恋浮出水面,她也重新获得女性声音。熊熊大火中“火中女神”^[2]勇敢地保护小维多利亚,接受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一切,“我们必须要留下来和菲利普做了结”,“她找回了声音,也找回了她的力量……在自由之日她又找回了自己旧有的声音”^[2]。这是对男性权威或夫权的挑战 and 颠覆,是女性声音的回归。

三 聚焦转移,性别主体建构

视角指叙事人站在何种角度、以什么方式来叙事。一般来说,有四种叙事视角:全知的叙事视角、有限的叙事视角、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和客观的叙事视角。小说《魔幻玩具铺》采取了第三人称全知视角与人物有限视角相结合的双重视角,并着重聚焦在梅拉尼身上,透过她的视角去看、去听、去思考。

文字文本里的“聚焦”传达性别内涵。女性主义者认为成为凝视对象是受压迫的标志。在《魔幻玩具铺》中,通过叙述话语的作用,卡特改变了女性凝视对象的权力位置。小说叙述“声音”保持不变,但“聚焦”却不断从叙述人转到人物,并一反将女性简单定格在观察客体位置上的男权文学传统,使“聚焦”发生变化,同一人物既是被观看者(被焦者),亦是观看者(聚焦者),从而导致了传统人物权力关系的变化。文本中,梅拉尼不仅仅是一个被观察的对象,亦被赋予一定的主体性,成为“聚焦者”,男性则在她的“聚焦”下,沦为凝视对象、观察客体。

女性身体在该小说叙事中有着显著位置,它不仅是“看”的载体,也是其他人物凝视的对象。女主人公梅拉尼通过“看”的行为,观察和阐释他人的外表行为,这对于梅拉尼来说是一种不需要诉诸文字的交流方式。随着梅拉尼逐渐获得“看”的能力,以及对身体(以及身体代表的隐私意义)越来越欣赏,小说逐步摧毁了那些让女性身体承受痛苦的“二元对立”。文本开始,梅拉尼如同《圣经》里的夏娃一样,“满怀兴趣”观察着自己正在发育的身体,这是在感受自己女性的身体和欲望,希望自己被男性接受和认可,梦想着自己成为名模等,此刻的梅拉尼还未发现自己的客体位置。费因在墙壁上钻孔“监视”梅拉尼的一举一动,梅拉尼被置于客体的位置。

在“宙斯化鹅诱奸丽达”木偶剧中,梅拉尼被降到与木偶一样的地位,她的女性身份被男性强奸;同时,她与木偶同伴一样被观看、凝视。但女性意识日渐清晰的梅拉尼在“妊娠期”^[2]中慢慢学会从被客体化的阴影中走出来。

遇到费因后,梅拉尼经历第一次爱情的觉醒。到了舅舅家,告别之前最好的衣服,及她想象自己成为克拉那赫的模特儿和扮演勒达时所用的项链,宣告了与她将自己幻想成男性客体的日子的决裂。梅拉尼性爱意识的苏醒与菲利普舅舅的不育形成鲜明的对比,她象征着对个体存在和生命欲望追寻意识的苏醒,她不动声色的毁掉自己的伊甸园,然后将自己抛入一个可以自由选择的世界,这是一种对言语权力的颠覆。

叙事中的空间与叙事视角紧密联系。父母双亡后,梅拉尼一家从最初的安逸小窝搬到阴郁沉寂的玩具铺,空间变化与叙事视角的紧密联系使得叙事者将叙事权让位给主人公,借梅拉尼之眼展开玩具铺之旅。从梅拉尼寄居到菲利普舅舅家开始,叙述者放弃了自己的全知视角,而一切通过需要适应玩具铺新环境的梅拉尼的有限视角去陈述。此时,小说采取全知视角和有限视角的结合,而全知视角只是交代大概信息,小说从第二章开始到最后基本上都是通过梅拉尼的有限视角来展开的,读者就跟随梅拉尼一起去观察,去发现,去感知这个魔幻玩具铺的人和事。在这个阴暗诡谲的玩具铺里,似乎每扇神秘的门背后,都有可能躲着被肢解的尸体残片。舅舅的残暴不言而喻,与费因萌生的爱恋恍惚却淡定,“哑巴”舅妈与其弟弟两情相悦却是所谓的不伦爱恋,反驳自己的“他者”身份等,都是梅拉尼成长的印证。这些推动着梅拉尼去发现更多的隐藏在玩具铺里的故事,从发现自己女性身躯的存在性幻想的青春期少女逐步成长为大胆勇敢的女性。反抗的狂欢在那把烧掉玩具铺的大火里发展到极致,所有的东西都给火苗舔着,一滴滴化为乌有。在这复又陷入黑夜的花园里,两个纯洁的幸存者在慌乱的揣测中彼此凝望。

四 结语

文本的叙事策略指涉着对于男权文化霸权的颠覆。《魔幻玩具铺》中,作者型的叙事声音与作者性别身份逐步重合,第三人称全知视角与人物有限视角相结合的双重视角不断聚焦于梅拉尼身上,并赋予其主体性,梅拉尼“看”到了玩偶大师菲利普舅舅最得意作品—基瓦尔一家及梅拉尼一家,而看不见

的绳索羁绊了他们的生命与自由,攫取了他们的话语权,最终在沉默中爆发的熊熊烈火则将菲利普舅舅这颗强大的恒星毁灭了,男性话语被颠覆,女性重新获得自己的声音,女性叙事权威建立。文本叙事策略的应用以及文本中对女性矛盾生存状态的同情也反映了卡特强烈的女性主义意识。综上所述,安吉拉·卡特通过叙事策略的运用,塑造了梅拉尼这一充满青春和激情的女性形象以及由传统女性向新女性转换的玛格丽特舅妈的形象,建构了女性的主体性并重新定义女子气质,建构女性权威,反映了其浓烈的女性主义意识。

[参考文献]

[1] 苏珊·S·兰瑟.虚构的权威[M].黄必康,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 [英]安吉拉·卡特.魔幻玩具铺[M].张静,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

[3] 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39-40.

[4] 王晓静.有了声音便有路可走——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J].平原大学学报,2008(3):42-44.

[5] Gargano Elizabeth. The Maquerader in the Garden: gender and the body in Angela Carter's The Magic Toyshop. Womens's Study[M]. London & New York: Taylor&Francis Group, LLC, 2007: 58.

[6] 程毅. 生命激情与叛逃的言说之子——论安吉拉·卡特的《魔幻玩具铺》[J]. 世界文学评论, 2011(1): 106-108.

Analysis on The Magic Toysho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eminist Narratology

JIANG Tian-ping, XU Wen-ling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employs feminist narratology theory, in terms of narrative voice and narrative perspective, trying to analyze how Angela Carter overthrew patriarchy discourse and established female narrative authority in the novel, The Magic Toyshop, in order to reflect her sexual politics, and to explore her strong feminist thoughts.

Key words: feminist narratology; narrative mode; narrative voice; narrative perspective; The Magic Toyshop



法治思维:创新社会管理的基本思维模式

蒋传光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2 年第 6 期撰文认为,创新社会管理,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是当前理论界和各级政府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如何创新社会管理,从不同的视角可以有不同的认识和相应的措施。针对当前社会管理中的突出问题,创新社会管理的体制、机制、方法、手段,其落脚点是实现国家各项工作的法治化。因而,除了建立、健全各种社会管理机构和社会组织之外,创新社会管理,在各种方法和手段的运用中,法律手段是最基本的手段;创新社会管理的思路,法治思维是应当确立的基本思维模式。法治思维是一种国家治理的理念、视角和思路,重视运用法律规则 and 手段化解社会矛盾,使法治成为一种普遍的行为模式。法治思维是一种理性思维,强调以权利义务为中心,要求公民树立规则意识。法治缺失是导致社会矛盾凸现和激化的重要因素,法治思维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必然要求,法律手段是创新社会管理的最基本手段,具体法治是创新社会管理的基本路径。